

马斯洛“自我实现论”的创造观及其启示

王天力

(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 应用型人才培养研究院, 吉林 长春 130117)

摘要: 创新创业成为时代的号角, 而创新创业的核心是创造性与创造性人才培养。传统的人才观在当今仍然占有一定位置, 高校对创造性人才培养的实施策略是否足够科学和合理, 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论”中蕴含着丰富的创造观, 其对今天探讨创造性人才培养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马斯洛; 自我实现; 原发创造性; 创造性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2015)04-0020-05

The Conception and Implication of Creativity in Maslow's Self-Fulfillment Theory

WANG Tian-li

(Research Institute of Applied Talents Cultivation, Jilin Huaqiao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chun 130117, China)

Abstrac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become the “trumpet” of this age, and the core of them is creativity and the cultivation of it. However, traditional ideas st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today, and the rationality of educational approaches for fostering creativeness is also in question. Abraham Maslow's theory of self-fulfillment is rich in view of creativity, which has a lot of implication on today's cultivation of creative talents.

Key words: Maslow; self-fulfillment; primary creativeness; cultivation of creative talents

一、引言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创新创业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再一次被提出。经济新常态下的两大重要发展“引擎”之一被确立为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1], 创新和创业成为时代的号角, 其核心和本质是创造和创造性人才培养^[2]。

传统的观念更多地认为, 创造性是某种天赋或少数人拥有的禀赋, 创造性是右脑的功能, 创造性主要来源于“灵感”, 要培养大学生的创造性

必须要开设一些“创造力课程”进行创造技法训练等, 不一而足。那么, 这些传统的、在今天较为流行的观念是否正确, 我们对创造性又缺乏哪些根本认识, 创造性思维到底从哪里来, “万众创新”是否可能, 创造性人才怎样培养, 是否存在所谓“创新按钮”? 等等, 一系列问题, 都困扰着和需要我们高等教育者深入进行思考和探讨。

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论”中蕴含丰富的关于创造理论思想和观点, 重拾这一20世纪心理学巨匠的创造思想理论, 对于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创造性人才培养观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收稿日期: 2015-10-09

基金项目: 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ZD15132); 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ZC11147)

作者简介: 王天力(1973-), 女, 吉林长春人。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研究院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创新与创业研究。

二、创造与创造性的概念

提起创造性人才，需要首先了解“创造”和“创造性”的概念。人们对“创造”有很多理解，主要强调的是新创见和新想法以及创新技术和产品。到目前为止，创造学中仍然没有一个统一和全面的“创造”定义，这主要是因为创造涉及较为复杂的现象和行为，其内涵尚处于不断探索中。不过，对“创造”的定义更多地可以从创造主体、创造过程和创造产品方面来理解。综合起来，将创造表述为：以人类大脑的特殊思维，以新鲜的观念解决各种问题，发现和造出独创的、更好的、有价值的东西的活动过程^[3]。这一定义，囊括了创造的主体、过程、产品三个要素。

创造性（创造力）同创造一样，也涉及复杂的诸多方面。只是创造性更侧重于创造主体本身，是具有对象性的实在。它是与人类智力相关的某种能力或品质，由多种因素建构而成，任何具有正常生理心理能力的个人，都会拥有一定程度的创造力。吉尔福特定义的创造性非常简单而明确，是普遍存在于创造主体中的具备从事某种创造活动的的能力^[4]。他特别指出，创造性不是由某种遗传天赋使然，而是广泛地连续性地分布于普通人群之中。吉尔福特关于创造性的定义和观点引起广泛关注。而到了人本主义时期，以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创造观则获得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认同。

三、马斯洛“自我实现论”的创造观

马斯洛是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集大成者，其心理学思想中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有关“创造”的见解，重新梳理和解读他的“自我实现论”对于深入研究创造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说”

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自我实现论”的重要理论前提和基础是他的“需求层次说”。

“需求层次说”是马斯洛在其《动机与人格》（1954）一书中系统阐述动机理论时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人的需要从低到高有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和受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认为，人之所以成

为人之后，其生物本质中的动物本能业已不复存在，或仅剩残余，但其高级生物本能，却成为生物本质中的主要特性。健康人的生物本质的最高层次需要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不断追求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人的特有本性，构成人的心理行为动力机制^{[5]53}。

（二）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论”

以“需求层次说”的动机理论为基础，马斯洛进而构建起他的关于“自我实现”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基本论述，一方面，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是一个人对潜能的最大自我发挥和愿望的最终自我完成（self-fulfillment）的一种倾向性，健康人有自我实现需要的动机^{[5]176}。人性或人的根本动机在于满足这种倾向性或愿望。健康人本性中永远是有“向上”和“向前”发展的自我实现动机，它是“无止境的，从不会得到完全满足”^{[5]179}。反过来说，也只有具有自我实现需要动机的人才称得上是健康的人。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自我实现者的人格特性的。马斯洛研究的自我实现者的人格特性包含很广，如对现实的有效洞察力和对自我、他人和自然的接受；以问题为中心；超然的独立性和自发性；对文化和环境的自主性和欣赏性；高峰体验，创造力或独创性；以及在社会情感或人际关系中的宽容性、民主性等。这其中最有名的是高峰体验，马斯洛对高峰体验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他发现，正是高峰体验——以问题为中心，高度的集中，忘我，强烈的感官体验和对所从事事业的热切欣赏——的强弱差别，反映出了自我实现者之间具有的极大个体差异。可用“高峰型（peakers）”与“非高峰型（non-peakers）”来区分。前者马斯洛称之为“超越型自我实现者（transcenders）”，后者虽具有自我实现的全部描述特征，但却缺乏“超越性体验”，因而称之为“非超越型自我实现者（non-transcenders）”^{[6]3-4}。马斯洛认为“超越者远较非超越者更趋于成为创新者、新事物的发现者，而后者则更趋向于成就自己的‘适当之责’”。以上两个方面蕴含着马斯洛关于人的创造性来源的重要思想。

（三）“自我实现论”中关于创造性的认识

在“自我实现”理论的基础之上，马斯洛提出了他对于人的创造性的几个重要认识。

首先，马斯洛指出，人的创造性或创造力的根源就在人自身，或者说，它的本质也就是人的

自身本质或本性在一个侧面的体现^{[6]43}。在马斯洛看来,每个人都在一方面或另一方面具有某些创造力或独创性,它似乎是普遍人性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潜力。也即创造性是人性使然,人人都具有创造性^{[6]281}。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往往没有显示出这种本性呢?那是因为,马斯洛认为,处于安全需要不得不适应现存社会文化环境的阻力和压力的结果。例如,单纯的儿童就显示出他们更大的创造性。自我实现者的创造力存在于那些“保持了新鲜、纯真、率直眼光看待生活的人当中。”他认为很多人也许先前丧失了它,后来又失而复得。由此,马斯洛得出结论,创造力一定是具有健康人格的一种显现,而一个健康人格的人也会以源于自身本质的自然态度和精神,富于创造性地观照世界^{[6]283}。

其次,马斯洛指出创造性有原发性创造和继发性创造两种。虽然人人都在某些特定的时候表现出他的创造性,但马斯洛仍然认为,有一种创造性,尤其是产生新观念或新思想的创造性是潜藏在人性的深层之中的,只有透过人性的表层才能将它挖掘出来^{[6]289}。借用精神分析学派弗洛伊德的概念,马斯洛将创造性分为原发性创造性(primary creativeness),即“无意识”或“深层自我”的创造性,以及继发性创造性(secondary creativeness),即“有意识的”或“浅层自我”的创造性。马斯洛认为原发性创造性是“感知世界和进行思维认知的无意识创造过程”,那些潜藏于深层自我或无意识之中的创造性,“正是新发现、真正新奇的远离现实存在的观念的来源。”所有健康儿童及“童真似的创造性人物”中都发现了它。他进而推论,原发性创造性很可能是一种人人都具有的人类的“遗传特性”,即人类共有或普遍存在的,只不过被大多数成人压抑在无意识或“深层自我”中了。原发性创造性经过适当的调节和环境的适宜性应当可以被释放。继发性创造性不同于原发性创造性,是原发性创造性受到抑制而“有意识地”觉知进行创造的过程,是在前人“原发性创造性”成果基础上进行的一种沿袭式的或延续式的次级创造。它的特点是合乎逻辑、自明合理、现实的。比如,生活和工作中有一些非常刻板、拘谨、保守的人,他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严谨认真地工作,即使没有来自无意识的原发性创造性,也同样取得了创造性的成果^{[6]293}。而不论是“原发性创造性”还是

“继发性创造性”,都来自人的本性或都是人的本性的具体体现。

最后,马斯洛认为完整的创造性思维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阶段。在创造性思维的前一阶段,即创造性的“灵感”阶段,是来自原发性创造性的“灵感”;在创造性的后阶段,也就是“灵感”之后的努力阶段,是来自继发性创造性对灵感的加工、整理和发挥。马斯洛将创造性的灵感阶段,某种程度地等同于需求层次论的“高峰体验”或“超越型体验”。他认为,虽然之后的艰苦工作有利于使灵感的闪现不至夭折,但灵感阶段真正地代表了创造或创造性思维。这时,“灵感”或“高峰体验”出现于“自我忘却”或“失去自我意识”,从而“沉入无意识的原发过程,再现最原发的美感”^{[6]297}。

在马斯洛看来,思维主体若要得到如此的体验或达到如此的境界,最重要的是要使“自我”或“自我觉知的意识”尽可能处于放松状态,从而达到一种原发状态,“任其自然地接纳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不是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外界,直至感到与世界万物融为一体”,从而真切地体会事物的本质和内在^{[6]340}。“假若你要画一只鸟,你就必须成为一只鸟”,或像徐悲鸿所说,要感到“所画的马的每一根鬃毛都有生命”。

(四)“自我实现论”中的创造性人才培养观

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论”中包含了丰富的关于创造性人才培养的认识。马斯洛的创造性人才培养观构成了其自我实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马斯洛所处的20世纪中叶时期,他注意到知识、技术、发明和工艺急速增长的事实,从而提出了一系列今天对于我们来说仍很有意义的创造性人才培养的观点。

首先,改善普遍的环境条件可以培养一般人的创造性。马斯洛认为,培养富于创造性的人,不应仅仅局限于培养某种特殊人才,如科学家、发明家、天文学家等,更重要的是改善普遍的环境条件,如整体的、普遍的自由精神、宽松的、包容的学术环境、普遍的创造性气氛等等,从而“优化心灵组织”,激活或找回“原发性创造力”^{[6]190}。

其次,培养心理健康的自我实现的人实际上就是培养富于创造力的人。马斯洛认为,心理健康的人具有自我实现的需要,因而也将能够产生新思想的原发性创造性,其自明的、合逻辑和合乎

实际的继发创造性都能够得到应有发挥^{[6]193}。换句话说，这样的人，也就是其意识与无意识相互协调和整合的人。“一个真正整合的人，就能够既是原发的、又是继发的，既是稚气的、又是成熟的”，从而一个人不应因为“甘于控制、理性和批判，而失去富于幻想和着迷的新思想，同时也不应神化灵感和顿悟，而忽视了理性的艰苦工作和努力。”

再次，培养创造性需要“新型教育”。马斯洛指出，现代社会对教育的要求已不再是教给学生已知和既定的技术，因为它们很快就会过时，社会需要的是一种“新型”的人。这种人“随遇而安，乐于变化，能即兴创造，并满怀信心、力量和勇气地面对他事先毫无知晓的情境”。马斯洛认为，这种人是“健康和完整”的人，“健康和完整”的人身体、心理、人格更丰满、更健全，就会有更强的自我实现需要，也就更具有创造性^{[6]198}。因而，马斯洛认为，培养创造性的根本前提是培养这种“健康”的“新型”人。培养这种“新型”的人是现代社会一切领域的普遍需要，这是现代社会“必须发展”的教育目标。所以，他认为，教学观念也要随之改变，不应仅仅是培养训练有素和有着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人，或随时能使用已有技术的人，而是培养拥有健康人格和思想的“完整”的人。教育的任务是发展全面的人，而不是仅强调对人的技能训练，如果真要强调训练，那也应是对“整个人”的训练。马斯洛非常反对在课表上“再增加一门三学分的创造力课程”，因为，启发人的创造性根本不存在开关电灯似的“创新按钮”，相反，完整、健康人性影响一个人的创造性。所以，他认为创造性应从“更整体论，更有机论的视角”来考察，而不是以机械还原论的观点孤立地对待人的创造性的提高。

最后，艺术教育是培养创造力有效的教育。马斯洛认为艺术教育，一般性的通识艺术教育，有利于培养创造性^{[6]204}。但是，他说，不是因为艺术教育能直接产生创造性，而是这种教育能帮助造就更高的人。音乐、美术、舞蹈、非言语教育，能让受教育者面对自我，面对世界，让心灵得到更自由地展露。这种艺术教育的形式，是能够帮助培养“完整人、健康人”的教育，从而有利于释放深层心灵，有利于产生更大的创造力。

四、马斯洛“自我实现论”创造观的启示

以上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论”中所蕴含和体现的创造观，对于我们今天重新理解、审视和建立新型的创造性人才培养观，有着很大启示。

（一）创造性普遍存在，万众创新可以实现

马斯洛指明人的本性中存在自我实现的必然趋势，而人的创造性是这种必然趋势的具体体现。于是，人人都具有创造性，创造性普遍存在。创造性又是创新的核心，因而万众创新亦是可能的。既然大众本性有创造性，那么，只要环境条件适宜，教育思想和教学原则合理，从理论上说，人人的确都能够展示出创造性，大众的创造性都可以培养和开发^[7]。由此启发我们，今天我们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不应是“精英人物”或“高级班”的形式，也不应视学科、专业的不同有所区分，如理工、科技类院校更注重创新性培养，而人文社科类则重视程度较弱。而是所有的学生，按照马斯洛的观点，都应当接受基本的创新精神启蒙和开发，创造性是学生的“公共产品”，受益对象是所有学生。因而，学校如何在这一原则下设定和实施创造教育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二）健康人培养是创造性教育的前提，不存在“创新按钮”

马斯洛提出的“健康人”的概念促使我们教育者重新审视创造人才培养的基本点和落脚点。创造性是“健康人”的本性，健康的人都有自我实现的追求，那么，我们要培养创造性的人就是要培养一个健康的人！如此简单，却又如此容易被忽视。多年来，很多学校似乎忘记了教育的这一根本初衷，却在一门心思地开设各种技术和技能训练课，希望速成，哪些课程热就开哪些课程，包括近些年来流行和热门的创造技法课、创造实务课等等。而在他们的课里，却很少看到艺术类课程，即使有也只是一两门选修课而已。创造力的培养，艺术不可少——美籍华裔诺贝尔数学奖获得者丘成桐如是说。所以，多加了几门创造力课程，不等于学生就有了创造性^[8]。马斯洛认为创造性培养没有可以立即启动的“创新按钮”。这一观点很值得我们高校的教育管理者思考当前课程设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问题。高校与其趋之若鹜地让学生学习各种创造力课程，倒不如认真揣

摩培养“健康人”的思想真谛,深入思考本质上提高创造力的方法和途径。

(三) 用整体有机论的观点看待创造性人才培养

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论”的创造观最大的特点之一是整体论和有机论的方法,对创造性不局限于原子论和机械还原论的分析,而是将创造力放在一个整体中进行考量。因为世界、社会、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有着内在联系^[9]。马斯洛将整体论作为观察世界和人的总的方法,将整个人放在一个整体中,从而可以更客观地看待这一极其复杂的现象。反观我们当前对创造性人才培养的视角,很多时候却是孤立、单一和分割的,我们时而会注重创造性思维训练,有时重视创造性技术技法,有时侧重创造实务,有时又注重创造产品开发,有时我们注重学生个性,而有时我们又陷入对已有创造性人才特质的模仿,等等,缺乏从整体的视角去审视整个创造主体、思维过程、创造产品以及创造活动本身。创造性的培养要求通盘考虑政府、社会、组织、个人诸要素的功能和角色,需要各个主体全方位、多角度参与,共同铺就创造性的肥沃土壤^[10]。

(四) 创造性人才需要培养同时也需要管理

根据马斯洛的思想,“原发创造性”的人往往富于幻想、想象、甚至疯狂和怪癖,他们经常不从习俗,成为一个机构中“麻烦制造者(trouble-maker)”。但这种人却恰恰有着不同寻常的创造性。这让我们思考,当今我们的教育、组织和社会,是否更多的是强调趋同、集体和统一行动?是否对这种“原发创造性”的人给予适当的理解和宽容?作为教育者或管理者,我们至少应当学会尊重或至少以开放的眼光看待这种类型的人,使他们也能够有较宽松的环境融入社会群体。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和我们的社会需要对创造性

人才有相应的管理机制,展示更多的包容与接纳^[11]。对创造性人才的管理也应当成为一个新的领域,教育者和管理者们“必须学会对创造性人才的管理,尽早发现他们,并且教育和培养他们”^[12]。这是我们教育者和管理者义不容辞和应当进一步思考的新课题。

参考文献:

- [1] 钟经文. 迅速兴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N]. 经济日报,2015-03-03(01).
- [2] 张武升,肖庆顺. 论文化与创造力培养[J]. 教育研究,2015(5):13-19.
- [3] [美]吉尔福特. 创造性才能——它们的性质、用途与培养[M]. 施良方,沈剑平,唐晓杰,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34-35.
- [4] 傅世侠,罗玲玲. 科学创造方法论[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46-83.
- [5] [美]马斯洛. 动机与人格[M]. 许金声,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6] Maslow A H. The Farther Reaches of Human Nature[M]. 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72.
- [7] 赵卿敏. 创新能力培养[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77.
- [8] 杨晓慧. 我国高等创业教育与创新型人才培养研究[J]. 中国高教研究,2015(1):39-43.
- [9] 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06.
- [10] 金吾伦. 创新的哲学探索[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242.
- [11] 傅进军,赵祖地,吴小英,等. 创新人才培养的教育环境建设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57-59.
- [12] 王荣德. 从诺贝尔科学奖看创造性人才的培养与管理[J]. 科研管理,2007,28(1):125-131.

(责任编辑:陈勇)